



编者按

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孩子还小,能懂什么?”在城市建设与重大决策中,容易忽略儿童的声音,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也是城市的“小主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观察、判断和思想,也有参与社会治理。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记者调查发现,越来越多城市的管理者、设计师和家长们愿意弯下腰、蹲下身,倾听儿童的声音,用“一米高度”的视角看见儿童的需求。城市不再只是成人的宏大叙事,它正在变得柔软、细腻且充满童趣。 如何在全社会进一步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用法治保障儿童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先地位,让儿童及其监护人意见在各类公共政策中得到充分考量?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期法治经纬版推出一组报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赵丽 陈磊

当我们蹲下身来,以孩子“一米”的视线高度打量这座城市,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小小的手掌刚好能够到公园的洗手台,景区的免票通道不用再踮起脚比身高,社区的拐角有铺满软垫的游乐区,医院的诊室里有消解恐惧的卡通墙绘……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正是当下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生动注脚。 202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意见》突出“儿童优先”核心理念,提及如“公共政策制定充分考虑儿童视角”“营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空间和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保障儿童优先”等要求,将儿童的需求与权益摆在了突出位置。“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在受访专家看来,儿童友好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在于将“儿童优先”理念真正贯彻到建设的各个环节;儿童友好建设不是“为儿童做”“给儿童做”,而是“与儿童一起做”。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刘璞告诉记者,儿童的视角具有不可替代性,城市规划、教育政策、社区建设等重大决策直接影响儿童当下的生活品质,更将塑造其未来数十年的成长环境,作为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儿童的意见在法理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正当性。此外,听取儿童意见还具有培育儿童公民意识的功能,当儿童发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对待、被采纳,转化为实际改变时,其自我效能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将显著提升。 “不过,听取儿童意见不等于由儿童作决策,最终决策仍由具备法定职权的机关依法作出。”刘璞强调道。 记者梳理发现,在“十四五”时期的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中,全国多地已率先探索“儿童参与”模式,鼓励儿童参与公共事务和城市开发建设。例如,去年3月,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及周边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发起“一米声音——儿童规划师提案征集”活动,广泛收集沿线儿童关于交通优化、想法打造的意见建议,最终将孩子们的想法融入改造方案,打造贴合儿童需求的“安心通学路”“安全岛”等。近年来,上海市多个区开展“儿童议事会”活动,让孩子们围绕社区公共空间改造、公共服务提升建言献策,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 从局部试点的探索实践,到全社会共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儿童友好建设正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受访专家看来,儿童友好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唯有真正蹲下来读懂“一米高度”视角,坚守儿童优先,凝聚社会合力,才能让儿童友好建设的“施工图”真正变成惠及每一个孩子的“实景图”。 在法治层面,刘璞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儿童参与”儿童友好社会的建设:

法治护航儿童“发声” 健全儿童参与治理体系 将「儿童优先」理念真正贯彻到建设各个环节

蹲下身“看见”孩子 让“童声”融入规划建设 以“一米高度”提升城市温度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潘馨怡

“我希望商场里有更多可以玩耍的‘绿色走廊’!”“我想要一个专门给小朋友休息的‘彩虹房间’!”今年1月,在辽宁大连某商圈的改造会上,出现了一群“特邀规划师”,他们中年龄最小的4岁,最大的9岁。孩子们铺开白纸,拿起彩笔,描绘着他们心中的理想商场。 三个月后,画纸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绿带子”真的落了地——商场连廊间新增了全软包的游乐设施和绿色系休息区,设计团队特意保留了孩子们原画中的云朵座椅、绿带子等童趣元素。参与商圈改造的28岁设计师黎文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商场不仅是购物的地方,也应该是家庭停留、孩子探索的空间。” 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多地上演——社区议事厅里“叽叽喳喳”的议事会散去不久,孩子们的心声真的长成了社区公园的绿荫;在学校“金点子信箱”里投下写着“想要一面可以画画的qiang”的纸条后,教学楼走廊便绽放出一片斑斓的色彩……

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正在用“一米高度”的视角提出问题、讨论方案,推动改变,成为社会治理中的小小参与者。

看得见的温柔

最近,家住浙江宁波的李女士向记者分享了一处令她感到暖心的便民设计。一天,她带着5岁女儿逛商场时,孩子突然想要如厕,在如往常一样带孩子前往成人卫生间时,李女士留意到一旁增设了一扇绘有卡通动物纹样的小门。 这两扇圆拱形小门高度不及成人腿,设计十分精巧。李女士俯身发现,门上的卡通长颈鹿图案恰好与孩子视线齐平,模样俏皮可爱。推门而入,内里俨然一座童趣满满的“迷你天地”:每个隔间内外都绘有特色图案,配套设施均按照儿童身形打造,小巧的马桶、高度适宜的洗手台一应俱全。水龙头被设计成花朵形状,女儿第一次冲水时,眨着眼睛喊道:“妈妈你看!小花冲水了!” 这份看得见的温柔正在向更多城市公共空间拓展。

去年11月,江苏苏州的周先生带着6岁的儿子去苏州市中医院儿科门诊看病,他注意到,诊区内设置了供候诊孩童玩耍的小游乐区,旁边还有一面中医药科普墙,墙上用富有童趣的语言写着一段小故事:“熊猫大夫用金银花治好了小熊的嗓子疼,用艾叶敷好了鹿女士的扭伤,还教大家做‘八段锦’‘炼铁身’”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潘馨怡

不仅容易导致视觉疲劳,还可能因不合理的色彩运用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有些社区内的儿童书吧长期上锁,背离了服务的初衷。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黄翎告诉记者,有的城市设计未能照顾到儿童的心理需要和生理特征,对他们探索世界的特殊行为模式覆盖不全,比如未能注意到儿童步行路径的连续性、极端天气下的防护、紧急救助设施的配置等细节,未能充分识别儿童在社区、通学路等场景中的隐性风险。 在曾刚看来,要想扭转建立儿童友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惯性,将“一米视角”看城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刚性约束,就要重点抓好构筑儿童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立运维考核的长效机制,并通过整合存量资源、撬动社会力量,使儿童友好建设不因过度依赖短期财政投入而不可持续,实现从“单一财政”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相关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曾刚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比如宁夏银川川组建了覆盖不同群体的儿童观察团,让孩子们对社区游乐设施安全、消防通道等“找碴”,意见被整理录入整改清单。浙江温州明确将儿童友好相关项目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和专项检查,建立跟踪监测制度,收集儿童满意度并及时调整。“只有纳入考核的‘硬

体。”周先生感慨地说:“孩子缠着我给他讲这些药材都有什么功效,从来没有哪次看病能这么听话。” 山东潍坊的设计师谷玉文从事儿童空间设计已有十二年了,其间她参与设计过许多幼儿园及不同类型的儿童游乐场,却很少有机会直接与孩子们对话。直到去年,一个项目改变了她固有的工作方式。 “园方并没有直接提需求,而是拿来了厚厚一沓孩子的草稿,上面画满了他们想要的游乐设施。孩子们的画线条凌乱又简单,需要设计师从歪歪扭扭的线条里‘翻译’出孩子所构想的三维世界。”谷玉文说,这些线条与她以往所对接的需求完全不同,有很多她原先很少考虑到的地方。 项目完工后,谷玉文也在思考——孩子们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于是,如今她每做一个设计,都会拿着图纸去听听孩子们的童声稚语。“只有孩子亲眼确认过的空间,才是真正可见、可用的儿童友好。”

触得到的安心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坦言,儿童友好除了体现在城市空间的趣味与美观上,更在于孩子在这座城市里是否能真正感到安全,家长能否真的放心。 湖北襄阳的翟程程12岁时开始独自骑自行车上学。从家到学校,这条长约3公里的路要穿过3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和一段高架桥的穿穿通道。翟程程的妈妈朱女士起初坚持要接送,但夫妻俩工作繁忙,实在难以兼顾。 “每天他出门,我的心就一直悬着,生怕出事。”朱女士回忆说,直到去年春天,他们所在的城区启动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恰好覆盖了孩子上下学的一些路段。路上增设了物理隔离的步道,高架桥下原本昏暗的通道新增了许多儿童彩绘和明亮的路灯。看到这些变化,萦绕在朱女士心头的顾虑烟消云散。

在苏州,从事主题空间文化设计的初现互动团队做了不少儿童友好街区改造项目。其团队项目策划总监吴雨苗告诉记者,在儿童友好的所有维度中,安全性必须排在第一位。 这一原则在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的一条儿童友好街区改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初现互动团队在前期调研中发现,上下学时段,校门口交通拥堵、人车混行。更危险的,是一些低年级孩子独自过马路时,视线被路边停放的车辆阻挡,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街道妇联的牵头下,设计团队与学校、城管、交通等部门反复沟通,最终在经过校园的主路口设置了醒目的驾车慢行提示,在多个幼儿园门口

增设了家长等候区,并通过地面彩绘引导孩子走在专属的慢行区域内。 安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防护,也包含心理上的安全感。在初现互动团队参与改造某儿童友好街区时,曾有孩子指着冬天街边的树干说:“这棵树的叶子掉完了,光秃秃的好丑。”设计师没有简单理解为孩子嫌弃树木的外形,而是读出了背后的情绪:孩子觉得树“孤独”,甚至可能害怕独自走那条上学路。于是,团队自发组织了一场“给大树穿毛衣”的行动,用粗织毛线把校门口光秃秃的树干包裹成海绵宝宝等卡通造型。于是,光秃秃的树干变成了可以拥抱的伙伴,冬天上学路上多了一抹亮色,孩子不再害怕独自走过那段路。

听得见的童心

在上海某国际学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李玲贞看来,儿童友好“取决于成年人是否愿意认真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而这背后有一个最朴素也最核心的维度——愿意听儿童说话,学会倾听孩子意见。 今年,李玲贞所在的学校发起了一次面向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主题是“你觉得学校哪里让你不舒服”,孩子们的回答让老师们既意外又沉默——“午休时间太长,我根本睡不着,但老师让我们必须闭眼躺着。”“大课间必须下去听那些毫无意义的讲话”……

这些成人视角下的“管理规则”被孩子们直白地戳破。李玲贞说,那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真正的儿童友好,不是由成人替孩子判断什么对他们好,而是要先把“你觉得呢”这个问题抛给孩子面前。 在重庆,市民葛女士家从2022年起每周六召开家庭会议,会议设有正式议题,举手发言,投票表决等环节。“此前女儿遇事习惯问我在不在,不愿沟通,我便借家庭会议,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敢于表达想法。”葛女士对记者说。

第一次家庭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换牙期能不能吃糖”的议题。女儿竹青(化名)的方案是:每周二、四、六可以吃一颗糖,吃完糖如果没有刷牙,就取消下周的一次吃糖机会。“我原本想直接说‘不行’,但忍住了。”葛女士回忆说,全家最终以4张赞成票通过了这份“吃糖协议”,并“签字画押”贴在冰箱上。竹青兴奋地告诉记者:“我很期待每周六的会议,大人们都在认真听我说话,我的意见真的能算数!”

家庭中的倾听实践,也在向社区延伸。在湖北武汉江汉关社区,一群平均年龄不过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成为社区更新的“小主人”。去年暑假期间,当时年仅6岁的徐燊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江小关杠杠”,实现从“重建轻管”到“全周期闭环”的转变,相关部门才不会一味侧重重新项目建设。 “关键是跳出‘就空间论空间’的思路,把儿童友好嵌入城市治理的全流程。”黄翎说,首先要实践载体激活儿童参与,“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等社区做‘小小规划师’项目,联合小学招募几十名小学生,搭配研究生团队开设系列课程,带孩子亲身丈量社区、分组调研公共空间问题,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设计社区微花园,联动渝中区有关部门参与治理实践,也在向社区延伸。这类实践既能让孩子理解公共空间逻辑,也能让成人真正听见儿童的声音。” 此外,黄翎建议,要建立制度化的参与刚性约束。一方面要把儿童参与嵌入现有治理环节,比如在社区听证会、项目审批中明确要求吸纳儿童意见,重大空间改造项目需提交儿童参与式评估报告;另一方面要培育基层儿童议事组织,在街道、社区层面组建覆盖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观察团、议事会,确保儿童意见进入决策闭环,并且及时向儿童反馈采纳情况和原因。 “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支持体系,既要培育高校、公益组织等第三方专业力量,为儿童参与提供方法指导、能力建设支持,避免参与流于形式。”黄翎说,

儿童观察团”,走进社区百年老店,去发现“哪些地方对小朋友不方便”。在一次走进眼镜店的活动中,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了任务:“你们四处看一看,想一想,如果小朋友进来,会觉得哪些地方不合理?每个人都去找一找。”徐燊仔仔细细打量店里的每个角落,很快指着一个尖角说:“这个地方太尖了,小朋友路过很容易受到伤害。” 让家长们没想到的是,社区和商家真的做了改进。过了两周,观察团再次走进那家眼镜店,孩子们发现,那个被指出的尖角已经做好了防护措施。徐燊很高兴,回家迫不及待地告诉爸爸:“我的意见被采纳了!”

在受访家长看来,“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改”的亲身体验,比任何说教都更能培养孩子的民主意识与责任感。 漫画/李晓军

记者手记

作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名11岁女孩的母亲,走街串巷探访各地儿童友好建设的过程,于记者而言感受格外真切。 细数过往,曾经的公共空间大多以成人视角打造,逛商场时,找不到适配孩子的卫生间;在户外游玩,游乐设施的尺寸,安全设计常常忽略孩童身形;出行路上,也鲜有专门为孩子考量的通行区域。那时总觉得,城市是属于大人的天地,孩子们只是被动的使用者。 而今再环顾四周,变化润物无声却格外动人。城市的改变不再是简单添置几处游乐设施、涂漆卡通墙面,整个城市都在主动触碰“一米高度”的视角。这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人们终于意识到,孩子,也是城市的“小主人”。

全程采访下来,最触动记者的不只是焕然一新的场景,而是孩子们的心声被认真对待,想法被落地实现的瞬间。当稚嫩的涂鸦变成实景图,当“天真”的提议推动环境改造,当一句小小的提醒换来安全守护,这份被重视的感觉,会在孩子心底种下尊重、参与和担当的种子。 儿童友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阶段性的工程。它藏在每一次俯身倾听里,融在每一处贴心设计中。愿未来有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蹲下身来,认真聆听童言,接纳童心。让每一个孩子的想法都不被忽视,每一份童真诉求都能被正视,让每座城市始终保有温柔,守护孩子们自在、安心地成长。

破除“见物不见人”思维惯性更好推进儿童友好建设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潘馨怡

夏日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里,孩童的嬉闹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鲜活生动的气息。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点,该园立足自然生态基底,紧扣儿童成长特点与游玩需求,精心规划建设了专属儿童活动区域,并配套推出四季自然体验课程。 “从前公共空间设施多以成人标准打造,孩童活动存在诸多不便与安全隐忧;如今量身定制的游乐设施,尺寸、布局都贴合儿童身形,孩子能放心玩耍,家长也更安心。”家住西城区的王女士憧憬着未来的城市建设会有更多的适儿化空间与设施。 这份愿景正逐步照进现实。随着《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等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儿童友好建设正由阶段性的“城市试点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 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也直言,在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将“友好”简单等同于“外表绚丽”或“空间孤立”的形式化倾向。比如,过度使用鲜艳的色块和不适宜的材质,这种简单的“花花绿绿”

也要打通“家校社”联动通道,把儿童友好与通学路建设、社区生活圈打造、公园绿地升级等现有工作进行结合,避免碎片化改造,把零散的“儿童友好点”串联成连续的“儿童友好网络”。 同时,黄翎认为,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把儿童从“旁观者”转变为“共建者”,这不仅是设计环节的调整,更是治理流程的重塑。 以“小小规划师”项目为例,黄翎说,团队教孩子如何用身体丈量社区——比如用“臂叉”的距离作为计量单位,让孩子直观感知空间尺度;引导孩子分组调研,有的小组负责挖掘社区历史文化并录制语音导览生成二维码,有的小组负责设计社区微花园的植物配置。这种“做中学”的方式,让儿童在没有专业壁垒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发现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的全过程。 据了解,在上述项目中,孩子们的成果最终通过社区展览、二维码导览等形式落地呈现;在结项环节,团队联动相关部门参与评审,并向孩子们颁发带有官方认证的“小小规划师”证书。“更重要的是,对于孩子们提出的合理性建议(如社区停车布局优化、公共设施增设等),我们明确告知采纳情况与实施进度,这种正向反馈能极大激发儿童对城市的归属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城市的‘小主人’。”黄翎说。

“依托教育行政系统推进相关工作,是落实儿童权益、落地儿童友好政策的最佳路径。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是与未成年人接触最密切、最了解儿童诉求的组织机构,具备完善的层级体系和组织能力,是上传儿童意见和诉求,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的核心主体。”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袁治杰看来,由教育部门牵头,各级学校落地执行,能够高效完成分层级的儿童意见征集工作,将儿童诉求精准传递至立法、行政决策环节,解决儿童“无处参与、不会参与”的困境。 考虑到低龄儿童(尤其是三四岁、四五岁幼儿)自主表达诉求的能力有限,袁治杰认为可构建“儿童本人表达+监护人代理辅助”的双重参与模式,由父母站在儿童视角代为发声,充分覆盖低龄婴幼儿的权益需求,保障各年龄段儿童的话语权。同时,可探索设立儿童听证官等专属岗位,专门负责收集、汇总、传递儿童意见。 在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层面,袁治杰提出以正在编撰的教育法典为核心,联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立三维法治完善体系,“需托正在推进的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填补相关制度空白,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在儿童友好建设中的法定职责,将校园设施开放、儿童意见征集、校园儿童友好改造等内容纳入法典条款,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儿童友好的刚性制度,同时,推动三部法律协同联动,从权益保护、硬件适配、教育场景、公共空间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构建儿童友好法治体系,让‘一米高度看世界’的儿童友好理念从口号落地为制度、实景”。